

领略一座城,就像阅读一部书,总是有几处高潮和点睛之笔。百花洲之于泉城,便是以古典的笔触呈现一处人文典范,描述着这座城的文化风情与最初的生活味道。

百花洲,面对大明湖,地处济南文化心脏地带,是一处以园林模式保存下来的古韵文化民居,也是老济南文化生活的缩影。放眼百花洲,院落牵连,小巷伴溪,“槛逗几番花信,门湾一带溪流,竹里通幽,松寮隐僻。”“花间隐榭,水际安亭,斯园林而得致也。”(明·计成《园冶》)济南的文化魂魄在此深深浅浅地漫流。

这些传统建筑民居,有单层的四合院,也有二层或三层的楼阁,高低错落,屋宇建筑质朴典雅,灰瓦雕檐、镂窗乌门。门槛有高高的青石台阶,天井院落小青砖铺地,淡淡青苔叠加着岁月打磨的痕迹,有一种生命通透的寂静与安好。

院子里多栽种着石榴树,初夏时,榴花似火,让青瓦庭院多了一份妖娆;秋节至则果实累累,沉甸甸地坠下枝头,充满着季节成熟的馨香与甜美诱惑。墙角偶尔还生长着矮松和夜来香,随意而安静。

中国人对建筑安居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,包括庭中的树木花草。在庭中种植石榴树,除了美化庭院,还要留住风景,留住岁月。

院落之间有很多石板小巷,穿插错落,互相勾连。每一条巷子都有很美的名字,且充满浓浓的历史人文的味道,如雨荷巷、问山巷、书香胡同、流杯池子街、岱宗街等,气质温婉,格调优雅。

条条小巷同时伴流着蜿蜒的泉水溪流,处处曲径通幽,连接亭台水榭,曲折缠绕。

昔日的百花洲,溪畔水渚,有文人墨客们汇聚于此,吟风弄月,挥洒文艺。其中也不乏坊间里弄百姓生活的俚曲和溪畔捣衣声。后人对前人的风雅有诸多的敬仰,其实若生在那个年代,我辈一样风流。在当下匆忙的时代,人们阅读人文,融入生活,也是一种时代的升华。

这里的原始居民已经迁出,经过规划整饬,成为一片人文艺术文化区。文化遗产和文艺小店隐藏于此,低调勃发。也有不少古典商铺,门前有仿古招牌幌子,恰当地还原了古韵私铺的风情。

百花洲的街头、巷内很多人文雕塑,以更加立体灵动的方式诠释了人文生活场景。

百花洲街头,看到一处老灶台,有人在忙忙碌碌地烧茶,这是一处老灶台烹茶雕塑。水已经烧开,一位老太正拎着大水壶往暖水壶里灌。旁边有一个顽童正在拉风箱。灶台上还有一笼屉小点心要出炉。路人仿佛触到了氤氲的蒸汽和食物的清香。

【行走济南】

□程兆强

济南泉水多,以泉名天下,八方游客慕名来赏泉。许多游客赏过了趵突泉、五龙潭,赏过了黑虎泉、珍珠泉,啧啧称赞泉水好,泉水美的同时,也会惊奇地问:济南的泉水从哪里来?

其实,泉水从哪里来是个老话题,对济南泉水来源的追问和惊叹,自古就有。《浮生六记》作者沈复来济南,观赏“七十二泉之冠”趵突泉,看到“泉分三眼,从地底怒涌突起,势如沸腾”后,亦有“凡泉皆从上而下,此独从下而上,亦一奇也”的惊叹。确实是这样,济南泉水不仅多,而且有诸多奇特之处:别处的泉水要么出自高山谷中,要么出自深山老林,济南的泉水却出自平畴;别处的泉身居高处,是高山流水,济南的泉则身在平地,是平地涌泉。这也难怪那些赏泉的游客,惊奇地问泉水从哪里来,泉的源头在何方了。

年幼时,我听奶奶讲过泉水从哪里来。那时,五龙潭公园门前还没有“五龙迎客”石雕,“一河泉水绕古城”的环城公园还没有建,珍珠泉更是身居省府大院,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,游客看泉多是去趵突泉公园,看突兀冒个不停的“三股水”。我跟着奶奶和叔叔,在趵突泉边看泉时,奶奶说起了这事。奶奶说,济南泉水来自城南的南山(泛指济南南部山区),如果你今天抓一把麦糠洒到渴马崖的河里,一两天后,能在“包子泉”里看到洒下的麦糠会随着泉水冒出来。那时奶奶七十多岁,名副其实的济南“老嬷嬷”(nama,读三声),总把趵突泉叫“包子泉”。我听后犯糊涂,搞不清那三眼咕嘟咕嘟冒的泉水与包子有何关系,以至于每听到她说起“包子泉”的名字,就想起泰丰园、草包包子铺里香喷喷



明府城史话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立体人文 百花洲

□李晚照

雨荷巷,浣衣母子的人文雕塑颇有趣趣。年轻的母亲在泉边挥舞着棒槌洗衣。顽皮小儿在水中嬉戏,仿佛能听见浣衣声和孩童清澈如泉的笑声,亲切生动,带着我的思绪回到童年的河畔小镇。

另外还有一家人出游的场面及小孩子们用压水井汲水喝水的雕塑,画面温馨,充满着生活情趣。

百花洲吸引着大量的游人,沿着婉转的溪流小巷,穿厅过廊,流连顾盼。这些溪流全部是相通的,汇入百花洲水潭,流进大明湖。水里各种美丽的鱼儿随着溪流百转千回,仿佛不是在水中游弋,而是生出脚来在街巷之间行走。而行人走在这里,却似乎变成了一条美丽悠闲的鱼,在溪水之间自由徜徉。

百花洲水潭如镜,青瓦宅院映在水中,如时光映画,屋舍没变,画中的人在变。就像百姓瓦舍里的拉洋片,人文和百姓生活被拍摄下来,作为生活的留存。

水面经常出现一位管理员大叔,撑着一只小木船清理水藻。这位大叔身材魁梧胖

济南泉水从哪里来

的包子。后来,我才知道,趵突泉在老年月里曾叫过“包子泉”,一些上了岁数的老济南人都这么叫。就是在那时,我知道了不但济南街市上的酸楂(山楂)、栗子、地瓜来自南山,就连城里的泉水也是来自南山。

多年后,我看到一份有关济南泉水的资料。资料上说,济南泉水众多的原因,是由其特殊的地质构造造成的。市区南部的丘陵由岩石组成,即使是平原,其泥土下面也隐藏着岩石。但丘陵岩石和平原下面的岩石不一样,丘陵岩石是大约4亿年前形成的一层厚厚的、质地比较纯粹的石灰岩(可溶性灰岩),而平原下的岩石却是石岩浆(不渗水)。济南南部丘陵石灰岩以大约30度左右的斜度由南向北逐渐倾斜,到了市区正好被地下岩浆岩截断。石灰岩结合不紧密,其中有孔隙、裂隙和洞穴,能储存和流通地下水。济南南高北低,水往低处流,南部丘陵地带的地下水顺着石灰岩层,向市区地带流动,从而构成了济南泉水的水源。南部山区大量地下水由南而北流到市区后,遇到了岩浆岩的阻挡,由于岩浆岩组织紧密,不像石灰岩那样疏散,地下水流到这里无法通过,而市区地面上覆盖着一层不透水的黏土,又不能自由流出地面。拦储起来的地下水不能前行,越积越多,因为市区有的地方(济南泉群区域)地下构造存在裂缝、断层,地下水终于找到出路,凭借强大压力,沿着这些裂缝喷涌而出,形成了天然的涌泉。没有想到,这一资料倒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当年奶奶所讲泉水出自南山的说法。

不过济南泉水来源还有别的说法,古人认为泉水是伏流于地下的古济水。

大,标准的山东大汉,感觉那只小木船有点承载不住他,可是路人的担心是多余的,小船从来没有被踩翻过。我想如果出现一个采莲的姑娘或许更符合百花洲的氛围,画面也更美一些。而大叔并不觉得自己不漂亮,挺胸凸肚、气定神闲地站在船头,小小的舱里满是绿色的水藻。久而久之,觉得大叔也有了一种个性之美。至少他捞水藻的样子很温柔,尽量不惊扰水里的锦鲤。有句话说得好,劳动者是最美的人。至少,他为美丽的百花洲做出了贡献,也是这份人文生活的参与缔造者。

在百花洲民俗馆门前水潭周边,有古朴的木桌椅,很多人喜欢在这里闲坐。一次偶然邂逅了一群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,大部分是年轻人,面庞稚嫩未褪,大概是高校留学生,另有两名年长者应该是老师。虽然盯着外国友人看不太礼貌,但那些年轻、高颜值的异域面孔实在太吸引人了,还是忍不住多看几眼。也招来了更多的中国游客。

景区正好有民俗表演,立着一个麦克风架子。一位矮矮胖胖的大叔,应该是景区的管理人员,一看来了这么多外国朋友,十分兴奋,有些人来疯地抓起麦克风秀了几句济南风味的英语:“welcome to jinanfu”,惹来一阵善意的笑声。外国友人倒觉得大叔很亲切热忱。这口音加上这热情,让人觉得济南和伦敦在地域上是搭界的。

外国友人对百花洲十分着迷,在中国友人的带领下,四处参观了一番。民俗馆内历代古物带领人们穿越历史,触摸文化深处的悸动。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物件,仍然让国际友人的目光充满虔诚。随后在民俗馆门首水畔,外国友人们或坐或站,兴致勃勃地欣赏文化演出,之后恋恋不舍地拍照留念。

文化建筑园林的表情,深深浅浅地镌刻在这座城的历史中,丰富而动人。这份文化内质有时候需要千遍万遍地去体会。

宋代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,有“古说济水伏流地中,今历下凡发地皆流水,世传济水经过其下”的记载;宋代学者郑樵亦说济水“能穴地伏流,隐见无常,乃其本性,非真涸竭也。济水既伏流地中,则发地皆泉,不特历下一处为然。是故一见为济源,再见为茱水,三见为山东诸泉水,而溢为大小清河,其实皆济水”。清代蒲松龄在《趵突泉赋》中说:“泺水之源,发自王屋;为济为茱,时见时伏;下至稷门(代指济南),汇为巨渚;穿城绕郭,汹汹相续。”从以上的文献记载看,济南泉水是那“三伏三现”的古济水由穴地涌出。

济南泉水发端于古济水的说法古老悠久,古籍中多有记载,至于在唐宋之际,济水入黄河不复出,济水断流后,济南泉水是否还是出自伏流于地下的古济水,亦无人去求证和下结论了。

济南的泉水哪里来?是来自济南的南部山区,还是来自那条伏流于济南地下的古济水?争议颇多。我觉得济南泉水多,关键在于其特殊的地质结构,济南南高北低,南面丘陵,北面水泽(历史上),市区地下处在石灰岩和岩浆岩交接点,有诸多断层、裂缝区域,古时候济水伏流于济南地下,充盈丰沛,乘势而出,形成泉涌;而济水消失后,南部山区地下水顺势而下,择裂缝而涌出,形成喷泉。再者,古济水与南部山区地下水相互叠加,水源充盈,喷发成泉,亦不是不可能。

济南泉水得益于独特的地质结构,只要水源丰沛,泉水就丰沛。这是造物主的恩赐,我们唯一要做到的是:珍惜水源,涵养水源,保护独特的地质结构。唯有这样,济南泉水才会长喷不断,永不枯竭。

【泉城忆旧】

齐鲁书店 那角小楼

□张稚庐

上世纪80年代初,春风骀荡,我国出版界呈现出百花竞放的景象。有几年,只要我还没阮囊羞涩,一个月总要去齐鲁书店一两处。它坐落于三大马路纬四路,三大间门头,不过,里面摆着的尽是一些大路货书,并无足观。你须出示证明信,往其后院去,沿一窄窄的青石楼梯拾阶而上,来到一间约30平米的旧屋,乃小楼一角,这里便是所谓“内部售书部”。三壁图书,全是“文革”后重印的古籍及现代名目繁多的社科类书。琳琅满目,一迈进店堂,我就感到亲切、愉快。一册册新书宛若一扇扇虚掩的小窗,每打开一扇,都会带我到一个新天地。寻寻觅觅,爬高蹲低,如鱼儿畅游在清溪里,忘掉了世间烦恼,像回到我久失的乐园。

可能家中先人薄有藏书的缘故吧,我从少年时便喜爱书籍,不幸这些摩挲多年的图书,竟在那日月失光,沧海横流的年代,一天之内几乎片纸无存。一时知交或遭焚掠而荡然无存者也不乏其人。此后,悠悠岁月,有时午夜梦回,冷月窥人,望着萧然四壁,每念及早已散失的书卷,不禁彷徨无措,孤愤莫诉。著名学者王力先生曾说:“如果梅和鹤是隐士的妻和子,那么,书该是文人的挚友。”我思念我喜欢的书,“刘郎已恨蓬山远,更隔蓬山一万重”。如此深情,谁能遣此?

没想到在齐鲁书店的小楼上,“天遂人愿”良慰平生,七八年间,我购书近五百册,有不少古籍。至于购书之乐,更非笔墨所能形容。某次在屋角找到一册《丰子恺漫画》,这是一本四寸见方厚厚的小书,纸白如玉,扉页上有俞平伯题词:“一片片落英,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。”当我看到《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》人散后,一钩新月凉如水》《几人相忆在江楼》等幅时,十分惊喜,它勾起我飘逝的旧梦:少时家中有间闲屋子,破竹床上堆着些发黄的旧杂志,我常去乱翻一阵,这些画曾在那里见过,大概还是初版。今番重睹,如沧桑后见故人,前尘梦影,恍如眼前,今昔之感,油然而生。

尤令我感慨不已的是,曾陆续购到由岳麓书社印行,钟叔河先生校点的周作人著作,如《苦竹杂记》《苦茶随笔》《风雨谈》《秉烛谈》《夜读抄》等十几种。这些书自上世纪40年代中期即已绝版,如今赫然在架。真是时移世易,起吗能“君子不以人废言”了。想想浩劫伊始,四海翻腾之中,似乎要把民间旧书统统付之一炬。望着这崭新的“禁书”,嘴角不禁浮出一丝微笑。提着几册“禁书”走出书店,夕阳的余晖洒在街树上,晚风吹衣,蹒跚归去,乃人生一乐。

当年,购书有“内外之别”,读书也以人分,显然是防微杜渐,用心良苦,可终为人诟病,贻人之笑柄。随着形势开放,1986年春,“内部售书部”撤柜,至此国内出版物完全公开出售。